



米芾书“第一山”(资料图)

寻访「第一山」：卦山

侯栎欣

卦山位于吕梁市交城县北3公里处，是融自然风光和千年古刹为一体的景观。俯瞰卦山，其整体如环形，主峰太极峰坐北向南，充满了神灵之气，四周群峰环立，错落有致，中心像太极阴阳鱼，它的整体构造就是一幅八卦图。而卦山山外西有瓦窑河，东有磁窑河，锦绕玉带，且山中又怀抱着灵泉、龙泉、浆水泉，遍布着清爽之气。

清初，江南才子朱彝尊登卦山，曾在天宁寺以《卦山题名》一文题壁。文中记录了他游历卦山时所见之壮丽一幕，语称：“日将暮，风雨骤作，乃留宿僧舍，晓起登峰以望，白云蓬蓬，弥涨柏谷，下视城郭，出没雾中，若方舰之浮于海。”无论是八卦或六十四卦，其表现出的本质，都应该是气之变化。300余年前朱彝尊的精彩描述，不仅仅是记载了他一瞬间的主观感受，更珍贵的是他在不经意间已经忠实客观地记录下了当年卦山的生态气象。

卦山满是参天古柏，有1000亩柏树林，其中800亩平均树龄在1500年左右，这在全国也是极为罕见的。清代就曾有人将“黄山之松、云栖之竹、卦山之柏”并称为华夏树木奇观，可见卦山之柏的独到之处与历史地位。

卦山之柏，各占地势，穿岩抱石，千姿百态，情趣盎然，令人目不暇接。有的柏树虽已倒地，却倒而不死，翠绿依旧；有的柏树虽无土可依，却从石缝中硬生生地钻了出来，坚强挺立；有的柏树虽树皮粗糙，长满木瘤，却昂然屹立，四季常青。著名的有七星柏、龙爪柏、牛头柏、连理柏、文武柏等，惟妙惟肖、情趣盎然，古往今来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

行走在卦山山道，各类林木不断散发着自然的清香，如果说这是一次寻访古木的旅行，倒不如说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森林浴”，由外而内，由身体到心灵。

卦山不仅有奇特的自然景观，历史人文景观也毫不逊色。山中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古建筑，如天宁寺中的千佛阁、大佛殿、毘卢阁、地藏殿，还有石佛堂、朱公祠、圣母庙、文昌宫、卦山书院、华严塔、环翠亭等，仅现存建筑面积就达4000平方米以上。这些古建分属佛、道、儒、园林、专祠五个序列，荟萃了中国古典建筑的精华。宋代书画家米芾游玩于此，称赞不绝，欣然提笔挥毫“第一山”。国内许多电影、电视剧都曾在这里拍摄，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古刹钟声》《关公》《狄仁杰传奇》《于成龙》《罗贯中》等。

天宁寺创建于唐贞观元年(627)，是卦山诸多寺庙中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相传中国佛教华严宗初祖法顺(亦称杜顺)(557—640)曾在此山讲经说法而建寺，又因有河东节度使李说夫妇的捐助扩建而成为唐代华严宗巨刹。明清时代，又增建了圣母庙、卦山书院、朱公祠等，殿堂楼阁，鳞次栉比，成为规模宏伟的古建筑群。

卦山，以其独特的山形卦象，成为全国绝无仅有的易学研究之地，也被当作东方文化的标志而大行于世。历代到卦山游历、考察、讲学的文人学者络绎不绝，这些文人墨客将卦山的山川胜景以笔墨和诗篇的形式，留给了后人，让后人从文化的角度去感悟卦山。从哲学的深处去体会卦山。

提到黄河的支流，人们会想到汾河、渭河、大汶河，却容易忽略众多叫得上或叫不上名字的溪川水流。我的家乡山西永和就有一条流淌了千万年的黄河支流——芝河。

自记事起，我家就住在永和城东的几孔窑洞里。出了家门，横跨小城唯一一条窄街，再下一道狭长的陡坡，就可以亲近芝河了。满打满算不足百步。八九岁时，我和二弟每天放学后要做的头件事，便是扛着一条长长的扁担，提着两只水桶，去芝河畔的井边抬水，供一家子吃用。别看那是个体力活儿，却是我俩乐此不疲的事，因为来到芝河边，就可以撂下水桶和扁担，玩上一阵子了。

春天，好奇地瞅着青蛙产下的一团团水晶般的卵，那密密麻麻的深色小点，诱惑着我俩天天去看这些小精灵的变化，直到看着它们变成一群墨黑的长出尾巴的小蝌蚪，在水中游动；夏日，则可溜进芝河的浅水区里游泳；秋天，钻入丛密的河草中捉蜻蜓、逮蚂蚱；隆冬，拿着自制滑板，在结冰的河面上溜冰。

我的童年几乎是听着芝河水的流淌声，一天天度过。可后来，我们都惊恐地发现芝河水变了，怎么越来越浑浊了？听大人们说，这都是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惹的祸。据说，每年芝河带入黄河的泥沙，不可小觑。

转眼，我上了初中。一个暑假里，我约了两个同伴去看黄河。一早，沿着芝河

芝河清清

马毅杰

岸边的小路，转山绕水，攀岩跨壑，一路走去，直到太阳偏西，才走出河谷。

夕阳将一抹橙红，洒在宽阔的黄河上，让浑浊的水流变得更加赤黄。我目睹了带着泥沙的芝河水，不管不顾冲入黄河，与黄河水搅动在一起。瞬间，我就明白黄河为啥这么黄了。茫茫黄土，沟壑壑壑，黄河要面对多少这样的支流涌入？

这些年，为让“一泓清水入黄河”，家乡人民行动起来。近七万亩规模宏大的“坡改梯田”，在吸纳雨水、保持水土方面功效显著；坚持不懈的防护林体系建设，让芝河流域森林覆盖率大大提升；打坝淤地、滞洪拦泥、沟道蓄水、泥石流排导，使水土流失治理率达70%以上。盛夏，芝河少了肆虐的山洪涌动，每年减少了百万吨泥沙流入黄河。

如今的芝河，在葱茏的山间，河谷流淌，河水清清，空气清新，可谓“涓涓流液绝纤埃”。各种珍稀的鸟类，在此搭窝筑巢，繁衍后代，百啭千声，嘤嘤成韵。

春暖花开的季节，我特别喜欢到芝河小瀑布，听水声悠悠；到河道中段的水潭边，看清清芝河水流入黄河的怀抱。



碑林公园(写生画) 鲍心仁 绘

遛弯

王国武

夏日的骄阳，已经不是“炎炎”可以形容的了，好像有点“烧烤”的意思。按照习惯，我早早出门，想在太阳还不“烤”人的时候，出去晒晒。

据说，晒太阳是为了补充维生素D，而维生素D是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它只能通过阳光补充。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确没有灼烧的感觉，反而，还有些许暖暖的柔和，让人觉得舒服。

我的代步车迎着刺眼的朝阳在行道树下前行。不知什么时候，一阵满含草香的清风拂面而来，让沐浴在阳光下的裸露皮肤，爽爽的，格外舒服。

望着远处直插云霄的白杨，还有那躲在树叶后面的白云，我的思绪突然游离了，落到了白洋淀，落在了运河两岸的大平原。

我好像看到了刘绍棠笔下的运河人家：几间正房、小小的院落、不高的围墙、随风摇曳的枣树、叽叽喳喳的喜鹊，还有

院子中摆放的那张矮脚木桌、几只矮脚凳。桌子上的葱花饼一定是刚出锅的，散发着淡淡的葱香，凉粉、稀粥和一盘老咸菜，虽然没有烙饼诱人，却也是庄稼人离不开的“老三样”。

憨憨的庄户人，静静的白洋淀，浓浓的乡土气，让我的心一下子找到了安放的地方。运河人家，淀上人家，都在这博大的华北平原上，都掩映在那郁郁葱葱的树荫下。

我没有去过华北平原，准确地说，是没有去过华北平原的百姓人家。可是，我好像很熟悉，熟悉到我能梦见运河两岸的农家院，能闻到葱花饼的香味，能分辨白洋淀的湖鲜，还能嗅到湿漉漉的运河水。

这应该归功于刘绍棠老师，归功于他的系列乡土文学。年轻时，我是刘老师的粉丝，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他的小说《青枝绿叶》《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还有《京门脸子》等，都是我爱不释手的作品。书中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书中的乡土场景活灵活现。书里描绘的夏日小院，摇着蒲扇的张三、李四，让我终生难忘……

“滴滴”，出租车司机的鸣笛声，把我的思绪拽了回来。好家伙，遛弯遛得不近啦，该返程了。